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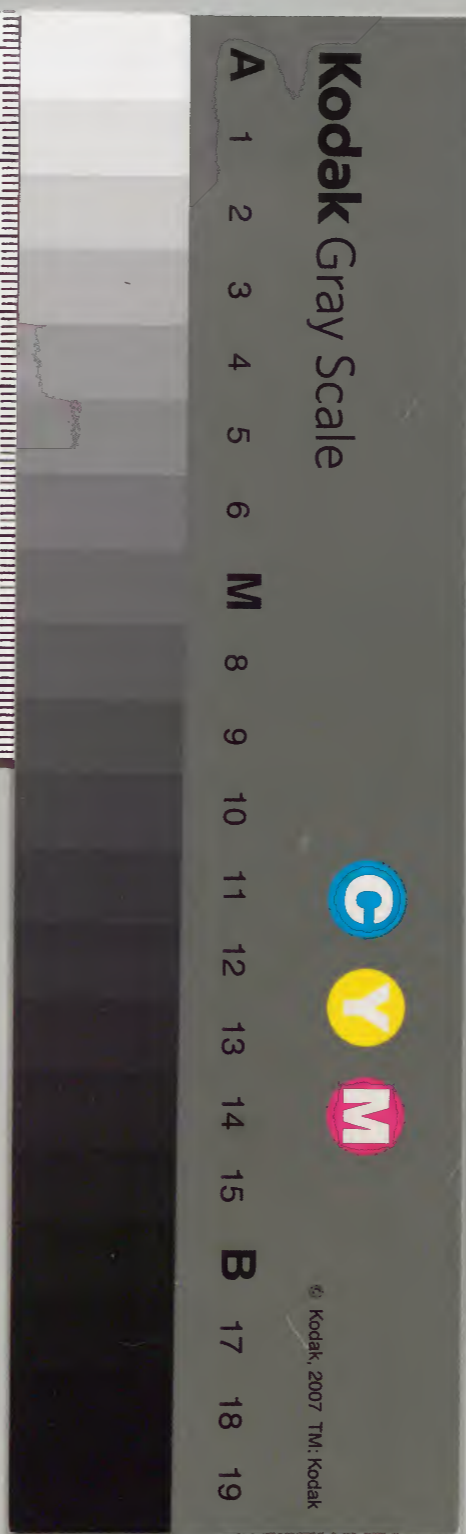
杜詩註解

五十言

漢書門類			
一	七	三	一〇
八	二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一〇	漢
二	二	三	書
一	八	二	類
六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2
冊數	18(16)
函號	312 155







詩苑杜詩註解
五言律卷之十



雲間張一鵠友鴻甫
膠東李粹白雪嵐甫
梁谿顧宸修遠甫著
評

洞房

自洞房至提封共八首皆感傷開元天寶遺事
權道編為大曆元年作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

杜詩至解

五言律

梓潼

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
 此篇思長安而傷秦陵也
 楚辭修容修態亘洞房
 言洞房環珮冷追思馬嵬
 既縊之後行宮見月夜雨
 聞鈴環珮之聲杳然從此
 玉殿淒涼惟起秋風寂寞
 之感而已
 公在蜀見月想秦地亦應
 如此此句虛唐樂志玄宗
 龍潛之時宅在隆慶坊宅
 南坊人所居變為池望氣
 者異焉玄宗卽位以坊為
 興慶宮池水愈大遊漫數
 里公追憶舊宮之池言秦
 地之月應新龍池之宮已

青不覺物是人非之感
 追思玄宗發祥之始基更
 為可歎汪瑗曰滿舊宮指
 月色言亦是
 孤舟一繫而不能去回首
 長安渺不可卽故曰繫舟
 今夜遠聽清漏之聲則與
 往昔在長安時不異所以
 愈興感也
 寰宇記漢黃山宮在興平
 縣西南三十里武帝西行
 至黃山宮卽此也晉灼曰
 黃山宮名在槐里按漢武
 帝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
 七里正黃山宮之北蓋借
 茂陵以喻玄宗秦陵也龍
 池言其始興之地園陵言

其歸葬之地曰白露中併其埋骨之所亦復荒烟蔓
 草不可問矣一詩而寄慨其始終有如此
 秦甲先曰時玄肅二宗相繼而崩京師失守故此篇
 興思于宮掖致慨於園陵不言蒙塵而託意于白露
 秋風黍離之感不忍明言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
 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題言宿昔追思宿昔而有感也青門長安城東門也

蓬萊殿名仗數移言遊幸蓬萊之數也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
 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方花繁開上乘照
 夜車太真以步輦從花嬌喻太真也雜樹之花趨迎
 恐後所云三千寵愛在一身也明皇十七事天寶中
 興慶池小龍嘗出遊宮垣南溝水中蜿蜒奇狀靡不
 瞻略鑿輿西幸龍一夕乘雲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
 此喻玄宗遊幸宮掖荒淫無度但以爲喜而不知後
 日之憂也

漢武帝內傳。于是王母言語粗畢。嘯命靈官使駕龍
 嚴車欲去。武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乃至。此喻太真
 寵幸無時。落日之際。尤殷勤倚俛也。李白詞。烟花宜
 落日。綵管醉春風。又云。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嫦娥。俱
 是此意。衛青傳。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皇后
 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皇后貴。少兒更
 為陳掌妻。此以少兒比秦虢諸姨。而微風又借用飛
 燕事。

前漢周仁傳。仁為郎中令。慎重不泄。以是得幸入卧

內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宮中之事。穢褻不
 堪。令外人聞知。公為下一秘字。猶漢雜事。秘。辛。意也。
 不忍顯斥其君。故曲為秘之。然一部詩史。已在秘字
 中矣。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
 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
 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牛馬人形。同日

棄市又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
 每投必激矢令還百餘反武帝輒賜金帛神異經東
 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投而
 不接天為之笑張華曰笑者開口流光今電是也胡
 遜叟曰次聯言優賤承恩皆生光寵如物遇春而熙
 熙也雖只用投壺事而畫工自該劉須溪以物皆春
 為狀能畫陋矣
 洪容齋曰此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
 旨本謂技藝優倡不應蒙人主顧盼然使政化如水

恩斷若神為政大要既無所損則時用此輩亦無害
 也毛文濤曰此說得之大約子美于玄宗有回護感
 歎而無排擊風刺非惟事君之禮當然亦詩人溫柔
 敦厚本色元白已不善學杜况宋人乎
 抵戲角抵之戲巴渝戲魚龍曼延之屬蓋雜技也雜
 風塵言致亂也
 此詩借古以喻今言漢武雖寵愛倡優技藝之人而
 公平果斷之德不能為其所惑故尚不足以致亂開
 元之初方值太平無事民物如在春風之中于時姚

崇宋璟作相政化不偏其平如水皇威莫測厥斷若神故雖時用此輩以相抵戲亦未雜乎邊境之風塵及天寶以後荒淫無度政隳民愁一旦邊塵動地技藝之流亦復烟銷雲散殆有不忍追思者矣此詩章法段落若不相連接然其過接處渾合自然讀洪容齋之解通首只如一句

鬪雞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一作解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

長仙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東城父老傳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雞是兆亂之象也時賈昌以善養雞被寵幸金玉之賜日至其家命為五百小兒長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楊妃外傳楊國忠始以鬪雞供奉明皇雜錄上每宴賜酺則御勤政樓數坊為角觝戲每鬪雞宮人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擊雷鼓為破陣樂又令教舞馬四百蹄各分左右為部目為某家寵某家驕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其曲謂之傾盃樂又施三層木



牀舞馬于上、抃轉如飛、塞外以善馬來貢者、上俾之
 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令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
 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馬舞、于榻上、樂工數十人、
 立于前、左右皆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年少而姿白美、
 秀者、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
 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
 明皇雜錄、玄宗製新樂譜、每御勤政樓、觀燈作樂、夜
 闌、天常樂府懸散樂畢、即遣宮女于樓前縛架出眺、
 歌舞以娛之、

仙遊言、明皇上昇也、從此樂闕而不復奏、故女樂久
 矣、無香、

南部新書、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惟繚垣耳、
 天寶所植松栢、遍滿巖谷、雖經兵寇、而不被斫、伐朝
 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為嶄絕、柱礎尚有存者、山腹即
 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側有飲酒亭、
 子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基存、
 洪容齋曰、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
 華清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

時伶官劇戲品類雜沓皆列于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前四句極形其盛後四句極感其衰蓋追念鬪雞舞馬為樂之盛時宮人御柳如此今也君既仙遊女樂香散已久驪山寂寞而草木黃落矣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卧病數秋天前四句追感開元遺事全在數虛字着神曰歷歷者

言其為樂之事不一如前詩所云也曰分明者記憶之真也曰無端不以盜賊之起歸過于君為君諱之詞也曰忽已見盛衰之不常前之為樂未已而後之衰颯已如此歲時之遷又何速也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顏駟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公在巫峽憶秦城自言為郎時已白首原在巫峽為郎未嘗親至北斗邊今白首郎官久已卧病惟歷數秋天而已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
笳去宮闕翠蓋山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洛陽次年陷潼關犯關上欲遷
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使美人善歌者
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眷不能舍因使視樓下
有少年善水調歌者使之登樓且歌上聞之潛然出
涕顧侍者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所謂天
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也曰初愁便見平日歌舞晏
樂全不設備至此方着愁也

清笳胡人卷蘆葉吹之清笳已滿宮闕而天子不得
不去是因清笳而去也翠蓋倉黃不避關山之險何
其慘哉

一恢京後明皇自蜀還士庶抃舞路側曰不圖今日再
見二聖通鑑云上入西京百姓奉迎二十里有泣者
故借用黃帝龍髯事都人慘別已見故老流涕矣今
宮闕復還故老仍然流涕痛定思痛也曰幸再攀已
與慘別時異矣看此詩中初字仍字幸字俱不苟下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鼎
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鄭榮傳信記上于東都起五王宅于上都置花萼樓
與諸王為會集宴樂之地杜云花萼罷登臨蓋是時
明皇已厭世矣

劉向傳秦始皇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
石槨為游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
以多金銀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北史隋獻皇后山
陵帝賜金鉢二一實以金銀一實以珠按天寶故事

凡早朝必秉燭而會群臣今日地下無朝燭言地下
雖以人魚膏為燭然已無群臣朝會之事矣明皇存
日多賜近侍宮妾以金如金錢會之類是也今所賜
之金尚多留在人間而鼎湖龍去已遠即銀海深而
金雁飛徒飛泉壤而已何遜過孫氏陵詩銀海終無
浪金鳧會不飛
蓬萊宮明皇所時幸也羽林即萬騎軍萬騎本隸左
右羽林後改為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曰
長懸者悲其不能長懸也言安得萬歲在蓬萊而長

懸舊羽林乎真有如之感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一作守何如儉德

臨時徵俊久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提封謂提畫封疆東方朔傳提封傾畝注謂提舉四

方之內總計其數也漢天下借漢言唐調天下一統

也尚同心民未離德也懸車束馬以守言至險也詩

意謂在德不在險與其守險不若以德臨之易君子

以儉德避難困學記聞云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

儉為救時之砥

三聯言當時用賢人則不慮外患之侵也使明皇早

聽張九齡之言即誅祿山安有漁陽直侵京闕之事

也哉

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願戒兵戈而加恩于百

姓則萬國同心邦本自固險不必守外患莫侵而天

下長保矣然加恩之道亦惟修德進賢而已此詩明

白正大以告誡之藹然愛君之旨

鸚鵡

錢牧齋曰此詩詠開元舊事也梁權道亦編在大曆元年夔州作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漫多知未
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禰衡鸚鵡賦性辨慧而能言今才聰明以識機紺趾
并嘴綠衣翠衿閉以雕籠剪其翅羽想崑山之高嶽
思鄧林之扶疎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明皇
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
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戲于殿檻有鷹

搏之而斃遂瘞于苑中為立塚呼為鸚鵡冢
此言鸚鵡在籠實含愁思此鳥聰明多巧故離群之
思倍切也自傷翠衿已短盡雖紅嘴能言亦奚以為
因思開籠放我尚無其期棲殘之舊枝祇空在耳今
不復能棲也雖世人憐而豢養實損其天真蓋由羽
毛奇異所以為累然則何用奇為哉八句反復宛轉
為鸚鵡寫含愁思三字即禰衡賦而推衍之意亦傷
受制于人不能自展其奇也似與開元事不切疑不
樂居幕府作

以上九首皆以首二字各題似是一時之作八章皆
 詠開元之事與李太白宮中行樂詞八章相表裏太
 白○作○于○明○皇○之○時○故○微○婉○其○詞○而○諷○之○少○陵○作○于○明
 皇○之○後○故○雜○叙○其○事○而○傷○之○少○陵○之○于○明○皇○未○嘗○不
 三○致○感○也○
 陸咸一曰此泛詠鸚鵡與開元何涉但寓意深遠分
 明○有○才○人○失○路○託○身○異○類○之○悲○不○專○為○鸚○鵡○詠○耳○魏
 武○之○於○楊○修○隋○煬○之○於○道○衡○其○為○憐○復○損○無○論○矣○味
 子○美○上○嚴○公○詩○束○縛○酬○知○已○又○讀○其○院○中○諸○作○未○有

開籠日空殘宿故枝豈無所指而云然哉

覆舟二首

玄宗好神仙燒煉之術黔陽貢丹砂等物經巫峽
 覆舟此詩追紀其事而諷之大曆元年秋在夔州
 作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羈
 使空斜影龍居悶一作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巫峽見覆舟之地盤渦水險見覆舟之由貢物沉重
 見覆舟之故秋曉見覆舟之時黔陽見覆舟者為黔

陽○之○人○十○字○紀○事○詳○明○公○在○巫○峽○曾○聞○某○年○某○時○有○
 此○一○事○故○特○追○而○記○之○
 丹○砂○翠○羽○所○貢○之○物○隕○石○借○用○春○秋○隕○石○字○言○丹○砂○
 下○沉○如○石○之○隕○也○鄒○陽○書○積○羽○沉○舟○言○羽○與○舟○共○沉○
 也○
 羈○使○黔○陽○人○也○羈○旅○之○使○空○留○斜○影○寫○出○押○船○使○者○
 覆○舟○無○聊○之○狀○斜○影○言○日○斜○也○自○曉○沉○舟○至○于○日○影○
 橫○斜○之○際○使○者○益○覺○無○聊○也○
 龍○居○水○底○也○所○沉○之○物○皆○悶○積○于○水○底○不○復○能○出○幸○

不○溺○者○獨○篙○工○耳○篙○工○善○水○即○逐○輕○鷗○而○起○故○公○以○
 為○幸○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
 聞○斬○蛟○劍○無○復○鬻○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漢○武○故○事○祭○太○乙○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
 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燈○火○而○就○竹○宮○望○拜○竹○宮○迎○
 神○之○宮○也○郊○祀○志○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于○是○長○安○
 作○飛○廉○桂○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飛○廉○桂○館○二○
 館○名○此○借○漢○武○以○喻○玄○宗○求○仙○之○切○故○待○丹○砂○等○物○

甚急也

蛇女真汞也漢真人大丹訣蛇女隱在丹砂中又道
 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蛇女黃婆
 嬰兒之號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言涉水也前漢
 禮樂志漢武事圓丘昏祠至明夜常有光集于祠壇
 按神光照夜年與起二句同意突挿蛇女凌波日一
 句在中幾不可解舊註只混言玄宗好神仙耳愚謂
 二句之眼全在日字年字此二字正紀覆舟之日與
 年也言玄宗方在長安求仙望空而拜設館而迎何

知有沉舟之事乃丹砂已沉矣此即所謂蛇女凌波
 也○想此丹砂沉舟之日正是神光照夜之年寫出巫
 峽之沉舟與長安之照夜彼此絕不相聞知絕不能
 呵護徒使君王望空而遙拜耳公所以追憶其事而
 嘆之四句章法井井且與覆舟照顧有情世無解者
 只以為舖列故事耳誰知將姹女二字代丹砂凌波
 二字代沉舟便令四語一色作詩之工巧如此
 劉沛遠曰惟屬公追記故日字年字更為有情想此
 日也正此年也言外有無窮感慨神光照夜年雖仍

用漢武故事正繳首二句而言非重複語也
 畢致中曰妙解真可謂暗室一燈李義山詩青雀西
 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亦是此意而日字年字
 更覺精神警動此方悲姹女之沉舟彼尚詫神光之
 照夜然則竹宮桂館之間倘有神靈獨不能為神物
 護持而聽其凌波同逝乎平平一語喚醒無限癡夢
 呂氏春秋荆人飲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
 沒飲飛拔劍斬蛟乃得濟晉温嶠宿牛渚磯下世傳
 其下多惟物嶠遂燃犀照之後四句言使者徒聞

斬蛟之術不能為斬蛟之事雖有載寶之船無復有
 犀照之法故舟至于覆也今貢物已空止秋色在耳
 但隨秋色而迢迢以朝天不亦無聊之甚乎朝天言
 見帝也寫出使者淒涼之况言外無限諷刺舊註鄙
 俚可笑

孤雁

黃鶴曰大曆元年作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通首只形容孤字所以不飲啄者止因飛鳴之際聲
 聲念其群故不暇飲啄也群即其匹非眾雁為群也
 誰憐指眾雁言眾雁各有群故飛鳴自得飲啄自如
 誰復憐孤雁止一片影乎相失萬重雲言眾雁群然
 而飛雖失此孤雁于萬重雲之外亦無有顧之者此
 孤雁所以顧影自憐也
 望盡言眾雁盡飛望之者若既盡矣而此孤雁似猶
 可見惟自守其孤不欲混于眾雁中也眾雁皆飛鳴
 而此孤雁飛鳴之聲其哀獨多所以聽之者如一聞

再聞其聲獨悽切而難盡
 蓋此孤雁不飲啄傷其群也一片影貞自守也望猶
 見哀更聞不欲混于眾雁之中哀聲歷歷皆有謂也
 堪笑野鴉不知何意緒而鳴噪紛紛乎曰無意緒言
 其鳴噪之時竟無意可求無緒可理祇覺其亂紛紛
 耳借野鴉作結更見孤雁飛鳴有意有緒哀聲不苟
 徐子與曰抑鴉揚雁甚為有倫又嗟其孤影失群則
 徒旅之感寓焉蓋老杜天地間一羈人也觸物而哀
 固宜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暗還須浴落一作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浦魚復浦也鷗性耐寒故雖寒而戲水自若無他言
 其戲意也戲意並無他亦性所自饒而已自饒者隨
 處自足無非其戲意也
 次聯深一步法言即其無他亦既自饒矣却思翻玉
 羽却字有力又云隨意點春苗有思有意似不能無
 他矣然曰翻玉羽點春苗仍是戲意不過翻玉羽點

春苗而已終亦無他也點如蜻蜓點水之點
 雪之白與羽之白相似故雪暗江浦鷗喜而還浴此
 承翻玉羽來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灘海中隨潮
 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州嶼頗知風色若群至岸
 必風曰一任飄言其離水而到岸也到岸則任其點
 春苗矣此承點春苗來鷗既能映雪而浴又能識風
 而飄胸中饒有知覺者又總承亦自饒也
 末二句同群滄海清影蕭蕭又見無他之意通首只
 無他亦自饒句為一篇眼目

王翰孺曰孤雁貞士之有品者也白鷗逸民之忘機者也看老杜寫照處分寸不苟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艱難人不見一作隱見爾如

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裊裊聲之長也空山翠壁之間猿啼最悲其聲尤足

感人蕭蕭群之寡也猿性喜于攀援故時掛冷枝

曰虛壁曰冷枝虛字冷字寫艱難之景飲食居處各

有艱難人所不能免者猿則雖處虛壁冷枝而無艱

難之累也正以人之不免艱難形容猿之嘯啼自得

啼虛壁隱也掛冷枝見也爾既識隱見之機則可免

人世之禍人反有不如者矣

慣習即啼壁掛枝之類公詩所云猿掛時相學是也

從衆謂不異于衆猿也全生言猿能搏矢避弓巧全

其生不爲人所獲慣常之習只從衆而已全生之法

有時用奇然猿能用奇以全身亦或恃用奇以致禍

故末二句又深戒之

騰每及言猿足便捷善于飛騰也飛騰必及于林際

乃能父子相依言不可恃慣習之巧全生之奇輕出取禍以致離群之悲也前四句美其善隱知幾後四句戒其出奇取禍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筍相沿久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恠龍鱗

巴東之峽黃魚最多出浪方新無日不見亦無日不為人取也

王克論衡彭澤之濱以魚飼犬惟黃魚肥且大故不

附人得厭飫棄其脂膏兼可飼犬爾雅注鱣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陸機云大者千餘斤長大不容身言取者甚多魚之長大者亦不能容身于峽中也

筒筍取魚器也或筒或筍散布峽水中以繫餌觀其沒為驗則魚得矣取魚之法相沿已久故魚無或免者風雷肯為神言黃魚不能從風雷以變化故甘為人取無飛騰之術以全身也莊子泉涸魚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末二句言



更有不待人取而為泥沙所卷。自相涎沫者。亦甘涸。歿于泥沙之中而已。回首龍鱗。雖有時困于泥沙。終能飛躍而去。豈不怪哉。

張友鴻曰。此詩前惡巴俗。極日取之。慘後惜黃魚。無變化之才。公殆有老子猶龍之嘆。泥沙自稿之悲乎。

白小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

白小。即今之銀魚。俗稱麩條魚也。易繫辭。物以群分。

白小亦群分。則白小亦有命也。天然二寸。言其賦命

之小。如此不能長且大也。

細微小也。霑水族群分也。物雖細微。亦霑水族風俗。

當園蔬。言其多而且賤也。賓退錄云。靖州圖經載其

俗居喪。不用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

之魚菜。老杜嘗往來荆楚。而夔亦與湖北為隣。風俗

當園蔬。正指此也。

入肆傾箱。言風俗以此貿易。入肆者。愛其白。與銀花

俱亂取利者。喜其傾。將雪片成虛。箱盛魚器也。

西京賦獲胎拾卵。蜎蜎盡取。又夏后氏拾卵而鳳凰始去。謂此魚雖小。其生成也。亦猶之拾卵也。今忍盡皆取之。不使留餘於義。果何如乎。此亦充類至義之盡意。直言盡取為非義也。

李雪嵐曰。風雷肯為神。細微露水族。嘆大小之魚才。質俱凡。長大不容身。盡取義何如。歎巴俗之殘大小。俱盡。

鹿

爾雅曰。麀大麀。羆毛狗尾。胡遜叟曰。本是烹鹿詩。

題却不著烹字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饗饗音切用斯須。永與清溪別。首卽言鹿之見獲于人。蒙將玉饌俱已。供鼎俎矣。左太冲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玉饌。貴人之饌也。曰永與。曰蒙將。俱是代麀。恨詞。神仙傳。魯生女入華山中。乘白鹿車。從玉女數十人。此言麀無其才。不得追隨仙隱之流。則今日入于庖厨。亦不敢恨也。



三聯擴開一步發感甚大謂當亂世則物無不輕遭
 屠戮之慘者豈止一鹿此句貼庖厨昌邑臨海郡記
 郡邑北侯官山有三足鹿其聲嘶嗷禍樞禍機也言
 鹿一露微聲人即踵而覓之是以微聲及禍也此句
 貼不能仙隱
 黃漢臣曰微聲及禍樞語俚而意遠自古文人才士
 生逢亂世出嬰禍患何一不從聲名得之中郎之于
 董卓中散之于司馬及禍雖異其以微聲致累則同
 此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隆中所以獨

絕千古也少陵此語有聲有淚
 結聯奇甚衣冠富貴之人即享玉僕者也盜賊即亂
 世之人所云輕全物者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饗
 養註貪財為饗貪食為養用斯須言不過一食之頃
 耳而全物已傷殘矣衣冠與盜賊並言正謂方今衣
 冠之士行兼盜賊惟以饗養為謀物命斃于斯須為
 可恨也舉一鹿而所傷甚眾衣冠者堪愧矣
 秦留仙曰大意謂鹿既不能隱又遭亂世所以不免
 于禍也全首只是一意正不必說明烹字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首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得食而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淪而食之禮記文王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史記曆書曰雞三號卒明注三號三鳴也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為正月一日言異歲也蓋古人定正朔亦取于雞鳴以其鳴有常度故詩人以此

不改度之君子韓昌黎詩亦曰雞三號更五點當雞之三號適更之五點則有常可知矣公語本自史記劉須溪乃云非工部不能為此語堪發一笑使為少陵杜撰之言豈可與五德作對耶次聯言雞之改常雞鳴本有常而今無常非雞之無常因殊方氣候不齊故聽之者有異也惟殊方氣候不齊雞遂失宜鳴之度次非是失且雞比也故聽雖有異雞則無慙氣候即是風俗氣候如此風俗亦必如此雞則何慙也哉故下緊接云問俗人情似

問其風俗則蠻蜀之人○反復無常○固其情也○雞之無
 常○適與人情相似○奈何○人則不慙○反欲雞慙○人則不
 責○惟雞是責○至獨以爾輩充庖也○哉呼雞為爾輩○正
 見雞似人人亦似雞○特爾汝之輩耳○乃充庖者獨雞
 當之○所云雞有五德○猶口淪而食之也○公全是借雞
 責人○
 劉孝綽曰○一物之微○遂留亭育○注亭毒化育也○裴玄
 新語○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頭于門○又磔雞以副之俗
 設以厭厲氣○玄以問江南任君○任君曰○是月土氣上

升草木萌動○羊嚼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嚴顛亭曰○雞為火德之精○南方屬火○故曰司南漏失
 也○公意言豈是雞也○稟氣之際○或不足于化育之理
 因是漏失司南之職○故不鳴與然○口巫峽漏司南則
 仍是巫峽之氣候○使然非關雞也○使此雞而在中原
 德不改也○度有常也不幸而在殊方○遂以失次之愆
 為充厨之罪矣○其實造化亭育○因乎氣候○雞何辜而
 遭此禍也哉○
 此詩全是公不安殊方之意○聞雞而起○恐一旦陷于

危機與鹿詩同一感慨蜀人烹仙隱之鹿滄五德之
雞不特盜賊為然併衣冠之人亦盡如此公豈能安
身于其際也哉舊解夢夢堪付一炬

玉腕騮

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按舊史衛伯玉廣德
元年為荆南節度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
城郡王邵二泉曰赤馬黑鬃曰騮腕臂也前足腕
玉白曰玉騮馬之良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頭驟飄赤汗踟躕顧長楸胡

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首二句互文本調荆南尚書之馬乃是玉腕騮也却
以玉腕騮三字解上句馬字尚書二字解上句荆南
字叠互見奇

漢郊祀歌天馬下雷赤汗所云汗血駒也驟參乘也
頓驟者言其暫停驟也踟躕也踏累足也曹子建名
都篇走馬長楸間此二句言馬之力暫一頓驟則赤
汗飄流謂其善走不用頓也踟躕而顧長楸長楸之
地豈足以展其足哉

按舊書乾元二年伯玉擊史思明大破于疆子坂積
 尸滿野以功遷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大破史朝義
 于永寧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
 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畧可當重寄乃使節度江陵封
 陽城郡王此詩作于大曆元年正謂安史三年之亂
 今已一戰而收伯玉適當無事不煩玉驕以建功勲
 則此馬可伴習池遊矣不曰向敵而曰伴遊寓伯玉
 功成身退之意亦見收安史之後猶留此汗血之馬
 踟躕長楸而不能展其奇翻為玉腕騮惜也

雨

考通鑑大曆二年正月辛亥朔至十三日甲子立
 春在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云已度立春時也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筆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烟
 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冥冥雨細貌秋興賦于是乃屏輕筆釋纖絺公反用
 其語也言扇可相向則纖絺疑亦可着矣春微雨天
 氣早暖故也
 烟添色纔可見風引則更如絲形容雨之極微所云

冥冥也。

朝行雲暮行雨故曰巫山暮下一暮字亦不苟今天

氣雖暖恐雨後生涼未免宋玉悲秋之意方春而已

催秋亦歎光陰之迅疾耳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

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黃鶴曰當是大曆二年春作蓋元年暮春方自雲

安遷居夔州也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

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通首只悲喜相兼四字爾到江陵府喜也何時到峽

州悲也亂離生有別悲也聚集病應瘳喜也颯颯開

啼眼朝朝上水樓悲也言上樓以望弟之至也老身

須付託白骨更何憂喜也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意

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此首仍是悲喜二字言我在巫峽之中千山皆暗他

鄉○之○景○可○悲○終○南○長○安○也○回○憶○終○南○相○去○萬○里○故○鄉○
之○春○可○喜○病○中○吾○見○弟○尚○是○未○見○之○詞○喜○中○之○悲○書○
到○汝○為○人○言○汝○書○未○到○消○息○難○真○不○知○汝○是○鬼○是○人○
今○書○到○始○知○汝○之○為○人○悲○中○之○喜○意○答○兒○童○問○謂○書○
到○而○兒○童○競○來○問○公○即○以○書○中○之○意○答○之○喜○也○來○經○
戰○伐○新○即○書○中○之○言○謂○一○路○冒○險○而○行○方○經○戰○伐○之○
新○悲○也○想○汝○到○將○泊○船○之○時○又○悲○又○喜○悲○喜○既○定○之○
後○方○可○與○汝○款○款○話○歸○秦○也○泊○船○貼○巫○峽○歸○秦○貼○終○
南○總○結○上○文○有○悲○有○喜○

待爾嗔鳥鵲拋書示鵲鴿枝間喜不去原上鷓曾經江
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惺惺一作
西京雜記鵲噪則行人至今鵲噪而待爾不至是鵲
不足信也故嗔之書謂弟觀之書鵲噪雖不至而弟
觀之書已在吾手則拋書而示鵲鴿兆不足信豈書
亦不足憑耶示鵲鴿大是無聊此時豈真有鵲鴿不
過言無可控訴吾將尋鵲鴿之鳥而示以書耳枝間
喜不去承鳥鵲吾雖嗔之而鵲仍喜而不去是鵲謂
爾之決至也原上鷓曾經承鵲鴿詩鵲鴿在原兄弟

本言言角

卷之十

五

伊藤園

悉難豈詩曾經言之亦不足引以為據耶此解示鶴
 錫之意四句託物比興反覆悲喜
 無已復上江閣而望之津上之柳遮吾望眼是朝朝
 上江閣而今日嫌其多此柳也風帆從江閣而過者
 亦無數矣按期而數驛程此時正應到而船不到所
 見風帆偏非吾弟之風帆二語未到之悲
 按公自乾元元年冬自華州之東都二年春尚留東
 都自乾元元年至大曆二年恰是十年今觀自中都
 而來故欲與論十年之事惺惺復蘇之貌曰應論者

預期其到而即與論從前之愁不覺漸惺惺也二語
 是喜詞

江梅

江邊之梅也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
 樹原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首以蕊與花對起絕知春意早貼蕊破最奈客愁何
 貼花多公詩所云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
 頭是也

上詩玉屏

五言律

三

辛酉

雪樹原同色。貼臘前臘雪多積於樹間。雪與梅同一色也。江風亦自波貼。年後春風能生水波。花亦因風而謝也。

故園不可見。所見者獨江梅耳。陸機樂府雲山鬱嵯峨。公日對巫峰。久思出峽。垂垂一樹與巫峰相映。惟歎其鬱嵯峨而未能離之而去也。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捲芽重。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楚草。蕪地之草。經寒猶碧。地暖故也。至春而庭前之草入吾眼者。碧色更濃。草之可愛如此。次聯形容草之經寒而春一一入公眼也。舊低舊黃。萎而低垂者也。今則既收之葉復舉。低垂者已淳然而興起矣。新掩新經風雨而掩於地者也。與草上之風必偃偃字同義。今則捲芽而重發。掩地者又見其萌芽再生矣。舊低新掩二字。峇讀當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惟其低故望其勃舉。惟其掩故望其重生也。三聯言公深愛之。故步履不敢輕踐。或在庭前開筵。

燕飲草色亦足以供清玩

末言花有花之節序草亦隨之然花既盛則人皆看

花不復有注意庭草者庭草亦不敢強為容矣所云

入眼濃者未免因花而失色也回思未看花之先步

亦慎之筵亦供之今草色如故也而花已奪其濃矣

公之寓歎於庭草又如此

黃仲霖曰味不敢強為容五字憔悴可憐乃公自寫

懷抱與草無與因草而及花因看花而及看花之身

詩人情思流宕觸物牽情往往藉此寡人詩人老簪

三聯更于絕不相關處說得有情江漢之老與朱門

子弟相去奚啻逕庭使吾老江漢爾自朱門安從與

爾為曹不意爾能去朱門而山居吾竟于雲林間得

之則吾真可與爾為曹矣

哀絃琴也記曰絲聲哀陽春白雪其調彌高其和彌

寡此正言幽人性情大約精典籍者必涉風騷琴有

幽蘭白雪俗人斷不能操而風騷者能操之不特矜

朱門之貴者為俗人即不矜朱門之貴而不精典籍

不涉風騷仍是俗人也郎君之不俗如此吾故樂與

稱同調也。

龔芝麓曰俗人二字正與此首玉樹句及下首千里
 五花句相對首稱之為玉樹孤標異骨何其清高然
 使碌碌朱門典籍不精風騷不涉竟成俗人矣朱門
 中最多俗人特拈出雲林二字為朱門子弟開一免
 俗之路公深愛朱門子弟如此次首更以蕭蕭千里
 馬期之箇箇五花文擬之曰蕭蕭則其貴在骨曰箇
 箇則不獨一人子弟如此便爾不俗公又厚望朱門
 子弟無不皆然如此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群筆
 架沾窓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

前六句皆山居精典籍末聯言其為千里駒也良馬
 毛五色者曰五花文箇箇五花文則兄弟皆良可知
 前詩惟三四言山居之幽事餘皆稱其人才此詩惟
 結聯稱其人才餘皆言山居之幽景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舊書大曆四年二月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韋之
 晉為潭州刺史則此詩送韋為衡州刺史作也後

韋進大夫卒于潭州故公有哭韋大夫詩此是大曆二年作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王
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徵黃言內召借寇言守郡按前漢循吏傳黃霸為潁
川太守戶口歲增治行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寇
恂傳恂初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復拜潁川太守
擊寇悉平之又拜汝南太守潁川寇賊復群起帝欲
恂從九卿後出以憂國恂請執銳先驅即日車駕南

征恂從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若一
年則權宜二字正指九卿出以憂國言謂韋公望重
必當如黃霸漸磨內召守衡州特權宜借重耳故引
寇恂例以慰安之
湖南指衡州言劉須溪曰背水即依山謂湖南之人
依之如山也愚謂非也背水置陣乃韓信所以破趙
意韋公在衡必有破盜剪寇之功故借背水字以贊
其用兵所謂一戰安民也以背水為依山晦甚鑿甚
且背水二字與湖字原相呼應安知韋當年不嘗用

臨水取勝乎黃鶴曰韋嘗在峽內作守峽內之人憶
 其行春此去後之思也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謂
 乘春而巡行也
 說到王室多故則正欲大用之其守衡特暫耳天下
 之蒼生無不倚賴大臣豈湖南可盡其才哉大臣二
 字說得鄭重
 未聯勸其求賢自助謂韋雖具大臣之才然必虛心
 下士如陳蕃之懸榻而待高人方見大臣之度曰處
 處者囑其到處留意急需此人以為王室蒼生助也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大曆二年夏作藍田屬陝西西安府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雁同來東
 望西江永一作水非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首句直言所往之事意雖不忍離然不得不去也次
 句預言歸來之期囑其勿忘念也即今螢已亂謂去
 時螢未亂也貼首句好與雁同來謂雁必及高秋而
 來也貼次句
 詩江之永矣東望西江永公望弟之情與江俱永也



水流必東故曰東望弟往藍田正在西路也此是弟
 未○來○之○望○南○遊○北○戶○開○公○預○期○弟○至○即○與○南○遊○謂○同
 卜○居○江○陵○也○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此○言○卜○居○之○處
 當○開○北○戶○耳○故○下○緊○接○云○卜○居○期○靜○處○從○來○無○有○解
 者○
 卜○居○卜○江○陵○之○居○也○公○詩○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
 似○邵○平○瓜○所○云○卜○居○期○靜○處○也○比○年○病○酒○開○涓○滴○弟
 勸○兄○酬○何○怨○嗟○所○云○會○有○故○人○杯○也○弟○勸○兄○酬○故○人
 會○飲○俱○是○預○期○之○詞○將○行○而○即○望○其○歸○待○其○歸○而○即

思出峽卜居總欲其高秋念却迴不可遲時刻也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同白露鞍馬信清秋
 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首句言去路之難戒其慎途次句囑其早歸勿滯藍
 田而忘歸念也
 白露正是高秋雖冒露而行必至衣裳俱濕亦擦此
 衣裳矣言不可不早來也鞍馬信空於清秋二語謂
 其宜從陸路而來
 重江謂江非一如北江中江大江皆白峽下荊州此

本言言解
是公預擬出峽之時欲乘八月而開帆也弟之來則
用鞍馬故擦衣裳之濕公待其來趁此滿江之水急
開帆而下荆南故曰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此時
二字緊頂八月言弟勸兄酬正同一醉也若如舊註
以滿峽開帆亦云望第五則弟既鞍馬又復開帆乎
且與結句無相粘之情故知上首南遊二字斷屬公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

憶江東鱸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起重一作覺在天邊
白○夜○月○休○弦○謂○弦○已○過○上○弦○初○七○八○當○是○初○九○十○之
夜○也○燈○花○半○落○謂○夜○尚○未○深○即○欲○就○眠○也
公○中○宵○詩○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言○物○之○得○所○見
已○不○如○物○此○云○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言○物○之○失
所○見○物○同○于○已
惟○夜○亦○不○得○安○眠○故○急○思○出○峽○然○江○東○之○憶○雪○下○之
懷○公○此○時○已○忽○忽○神○馳○不○知○身○在○異○域○矣○忽○聽○蠻○歌
驚○起○始○知○尚○滯○天○邊○犯○星○起○三○字○應○着○公○身○上○說○猶

壯詩注解
五言律
長
碎
置
圖

云○冒○星○霜○而○起○立○耳○如○此○方○于○眠○字○有○情○舊○解○蠻○歌○直○犯○星○象○蠻○歌○則○安○得○犯○星○乎○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歛夜深歸暗

樹依巖落明河繞寒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城郭之間悲笳夜鳴村墟之際過鳥稀少皆夜景也

所云歸翼飛棲定故過者少也

次聯上句起下句惟甲兵之擾年數已多故賦歛之

勤追呼甚迫至夜深而猶在門也

樹依巖而生落暗則樹巖一色不復可辨天河雖明

塞本晦地繞塞而微言天河亦不明也

末二句正與白夜川休弦相應惟初旬之月其落最

早斗斜而月已細南飛之鳥鵲亦復難飛公暗用孟

德詩以寓已無枝可依之感後四句總寫夜深之景

返照

返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

岫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既夕應傳呼

日落則巫峽已暗返照有以開之寒空半有無形容

返照如畫下六句分承半有無三字兼承寒空二字

已○低○言○返○照○已○低○故○不○及○照○魚○復○浦○而○遂○暗○寫○出○浦○
 中○寒○空○之○色○不○盡○言○返○照○未○盡○故○猶○及○映○白○鹽○山○而○
 孤○白○鹽○最○高○返○照○射○于○其○上○見○其○當○空○而○孤○凜○凜○有○
 寒○意○合○二○句○已○低○是○半○無○不○盡○是○半○有○也○
 岍○皆○秋○荻○其○聲○蕭○然○曰○如○秋○水○則○一○望○皆○寒○空○也○蔡○
 夢○弼○曰○十○道○志○松○門○在○夔○州○言○松○門○山○色○如○畫○圖○之○
 丹○青○也○愚○謂○松○門○不○必○指○地○言○松○密○之○處○自○成○門○耳○
 如○畫○圖○似○真○非○真○描○出○寒○空○二○字○更○奇○此○二○句○亦○言○
 返○照○之○影○如○水○如○畫○妙○于○形○容○半○有○半○無○

牛○羊○下○來○尚○識○童○僕○是○返○照○尚○有○光○也○及○其○旣○夕○性○
 聞○童○僕○傳○呼○是○童○僕○不○見○牛○羊○而○傳○呼○也○時○返○照○已○
 無○矣○二○句○亦○寫○半○有○半○無○之○景○曰○應○者○傳○呼○之○聲○彼○
 此○相○應○和○空○中○但○聞○童○僕○呼○應○而○已○則○寒○空○又○可○知○
 通○首○俱○是○巫○峽○冬○日○返○照○巫○峽○地○荒○寒○故○下○六○句○寫○
 景○如○此○汪○瑗○曰○返○照○之○詩○此○為○絕○唱○此○篇○之○妙○次○句○
 盡○之○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

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首二句言田舍之所在下六句皆田舍景物也孤城
 之外亂水之中夕景更悽
 深山催短景言城外即是深山喬木易高風言江村
 更多喬木曰催短景見日影之易短也深山實催之
 使然曰易高風見風聲之易高也喬木實迎之使然
 二句見氣候之荒涼向夕意自見
 鶴下雲而與汀近雞栖屋而滿村皆同則禽鳥夕宿
 矣此明言向夕

結言既夕之事散字有力孤城亂水深山喬木惟與
 孤燭相對愁人知夜長幾于漫漫何時且矣幸有琴
 書以散懷抱始得與燭光相對終此長夜也散字內
 有破除魏礪消磨岑寂二意非以琴書為性情者不
 知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半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
 枕當星劔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四山四面皆山也日既下而四山皆陰明言暝色嵐

氣侵日退而始侵也

牛羊歸徑何以險○惟日暝不見徑○故歸步皆險○鳥雀

聚枝何以深○惟日暝不見樹○故相聚漸深

正枕安枕處也○劍有星文曰星劍○當者與之相對○隱

借劍光以助○暝照也○收書束書也○因暝不能觀○故暫

收也○方收書而起○偶觸動所掛之玉琴○此句寫暝色

尤入妙○半扉半掩扉也○半扉開而燭影已露○則既暝○燃燭矣○

欲掩謂掩半開之扉○擣衣之聲清徹于耳○砧聲恒在

夜也○不曰聞而曰見○承燭影而言○謂扉猶半開○燭影

所照及見○清砧也○正反言○暝不能見○頗燭影而見耳

十字內○藏無限曲折○畫不能盡○首言四山陰○山也○嵐山

按次句○山庭二字○實貫通○首言四山陰○山也○嵐山

之嵐氣也○牛羊歸徑○鳥雀聚枝○皆山景也○下四句○枕

劍琴書○皆庭中之物○以及半扉燭影○清砧○皆庭內庭

前所有○老杜詩○把握每在第二句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通

上詩詳解

五言律

辭

辭

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初猶小雨至夜加密迴風所吹秋氣甚涼戶雖閉而
 風猶侵入雨滿江而諸舟皆維言雨大不可行也曰
 帶者一帶皆維舟也
 戶不能閉舟又皆維因思何時能出峽自念向通仕
 籍于朝緣多病伏枕而違及為郎于幕府又不樂居
 而忝薄遊今天將寒必思出巫峽矣然一到荆州亦
 不能留連仲宣之樓當一醉而即別耳結二句是預
 言出峽之事合下首觀之總是急于趨朝之念

更題

與上首同時作故曰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荆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公蒼玉珮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
 起二句即承前詩尾聯而言云天雖寒只應踏雪而
 出峽騎馬而到荆州此二句亦是預擬之詞
 次聯言目前之事巫山之雨不止白帝之秋可傷直
 怕從此而雨至寒而仍雨真傷從此秋風至寒而更
 風遂不能出巫峽遂不能別荆州也

唐六典、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五子珮、一品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禮孟冬之月天子始裘、公意云、若不能即出巫峽、又不能即別荊州、則趨朝更何時耶、因思此時在朝之群公、皆珮蒼玉、天子亦始裘矣、同舍即群公也、群公晨入朝而趨侍天子、我獨淹留在此、胡為也哉、嚴顯亭曰、公詩每憶長安、意多含蓄、此二首以多病為恨、以薄遊為媿、以不能趨侍胡為淹留為恠、歎意愈直、而情愈曲矣、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洒地、風逆旋隨雲暫起、柴荆色輕、露鳥獸群、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陶淵明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微、雨之色惟晨光內見之、雨之聲惟木葉上聞之、其小可知、次聯亦形容雨之小、必合霧而纔洒地、旋迎風而遠飄、雲與前詩烟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同意、三聯曰、暫起曰輕、露總見雨之小、麝香山在夔州、惟雨大能驟落驟止、雨小則半陰半

晴結聯形容雨小更妙。山色在于有無之間。故曰一
 半未全。分言其為雨所掩。不復能全辨也。正是一半
 意。亭午與起句晨字相照。有情。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
 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首二句言久客飄泊思歸而不能歸。是乾坤一無用
 之人。然二句語勢相喚。非平對也。古今詩話云。楊大
 年不喜杜詩。目為村夫子。或曰。試為續江漢思歸客。

句大年亦為屬對。或曰。乾坤一腐儒。大年為之稍屈。
 次聯客中思歸之情。應首句三聯心猶壯。病欲蘇。言
 不甘為腐儒也。應次句。趙汭曰。中四句以情景混合
 言之。雲天夜月。落日秋風。物也。景也。與天共遠。與月
 同明。心視落日而猶壯。病遇秋風而欲蘇。者我也。情
 也。結見腐儒之不當棄也。田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
 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知歸心
 焉。齊桓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

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公○此○結○蓋○卽○管○仲○之○事○
 而○翻○案○用○之○正○用○子○方○之○意○耳○謂○雖○不○取○其○長○途○之○
 智○亦○不○當○擯○棄○也○無○長○途○之○智○此○之○謂○腐○儒○存○老○馬○
 者○存○其○心○猶○壯○病○欲○蘇○而○已○矣○若○心○猶○壯○病○欲○蘇○而○
 竟○棄○之○此○則○用○人○者○之○責○也○存○與○取○俱○指○用○人○者○言○
 思○歸○而○不○能○歸○特○無○用○公○者○耳○此○詩○全○責○當○路○無○薦○
 賢○之○人○非○徒○自○歎○也○
 周○西○生○曰○落○日○以○喻○遲○暮○之○感○宜○其○河○清○難○俟○矣○不○
 知○其○心○猶○壯○也○秋○風○以○興○搖○落○之○懷○宜○其○憔悴○難○堪○

矣○不○知○其○病○欲○蘇○也○十○字○中○自○爲○起○伏○頓○挫○分○明○以○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自○託○故○接○以○老○病○長○途○之○句○末○
 句○精○神○全○在○此○二○句○寫○出○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片○山○鳥○暮○過○庭○煖○
 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通○首○皆○獨○坐○之○况○竟○日○冥○冥○之○雨○安○得○不○獨○坐○雙○崖○
 謂○瞿○唐○兩○崖○所○對○者○惟○兩○崖○耳○是○爲○獨○坐○
 閒○觀○水○面○之○落○花○靜○看○山○鳥○之○飛○過○曰○寒○曰○暮○俱○獨○

杜詩言解
 五言律
 獨坐二首

坐○自○知○之○况○
 趙○傻○曰○燕○玉○婦○人○也○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宋○人○仍○襲○多○用○燕○玉○實○不○知○其○何○出○顧○大○韶○曰○燕○玉○
 正○用○玉○田○種○玉○事○也○按○搜○神○記○雍○伯○葬○父○母○于○無○終○
 山○有○人○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非○平○徐○氏○有○女○
 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
 妻○之○在○非○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故○燕○地○也○
 今○為○玉○田○縣○燕○玉○事○出○此○無○疑○煖○老○即○孟○子○所○云○七○
 十○非○帛○不○煖○意○也○家○語○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

如○日○漸○而○食○之○甜○如○蜜○愚○按○公○獨○坐○雙○崖○間○必○欲○得○
 燕○玉○以○煖○老○楚○萍○以○充○饑○毋○乃○迂○妄○不○切○之○甚○乎○此○
 二○句○在○言○二○物○之○不○可○得○以○知○饑○寒○之○必○不○免○也○煖○
 老○句○隱○承○寒○字○充○饑○句○隱○承○暮○字○言○我○獨○坐○于○此○寒○
 無○以○煖○老○必○須○燕○玉○而○後○煖○暮○猶○未○充○饑○還○憶○楚○萍○
 而○始○充○是○必○不○得○之○數○也○其○實○玉○非○煖○老○之○物○萍○非○
 充○饑○之○物○公○正○自○傷○饑○寒○流○落○故○作○此○難○詞○耳○猶○望○
 梅○止○渴○畫○餅○充○饑○意○也○解○者○認○以○為○真○便○疑○公○一○且○
 有○佳○人○之○想○美○味○之○思○何○異○痴○人○說○夢○乎○

燕玉楚萍求之往古僅一見况欲得之寒峽荒崖之間是我處于此寒終不能煖老暮終不能充饑也何堪復聞胡笳之聲如在樓上其哀怨不減我饑寒之悲謂我聽之而能獨坐否耶樓上即西閣公所云朝朝上水樓是也

錢湘靈曰人到無可奈何時偏多妄想自歎自笑深情無限正在箇中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嘗照夜江口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首二句言夔州形勢白狗臨其北黃牛在其東也峽雲不斷故映夜有光江上多風故日色常暗合上聯皆獨坐無聊之景

公詩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便非獨坐今云曬藥安垂老是垂老之人非藥不安故急須曬也應門試小童是小童聽其在門以供應對吾方欲試之曬藥者既從事于藥應門者復供應于門豈復有侍立坐隅者乎公所以獨坐也從有人中看出無人在側獨字之况奇絕

結聯乃德不加修年日益邁之歎言我亦自知所欲
 行者百無一逮豈是安心獨坐之時無奈耳已先聾
 不能有爲于世因此苦恨而獨坐耳合二首觀之句
 句是獨坐舊註全未解出
 耳聾

生年鵬冠子嘆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猿
 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袁淑真隱傳鵬冠子楚人隱於深山中莫測其名生
 年公自言年老如鵬冠之忘年也鹿皮翁菑川人衣

鹿皮居荃山上百餘年下賣藥于市公之歎世如鹿
 皮賣藥有意救世也胡遜叟曰鵬冠子楚隱士鵬勇
 雉也其鬪無已一歎乃止故趙武靈爲冠以表武士
 則鵬冠又有尚武意鹿皮翁得道年百餘歲隱菑川
 一荃山菑水至呼宗族上山一郡人盡沒此兩用爲對
 雖以古隱人自比而云生年云歎世自寓我生之不
 辰值用武之時眼見世人陷沒老而可厭耳非僅取
 對偶之工只言高隱也胡解甚爲得情
 眼復幾時暗尚未暗也是欲其速暗意耳從前月聾

相

則已聾矣

上句是賓

下句是主

矣

石

則已聾矣。上句是賓，下句是主。

猿自鳴也。而我之秋淚竟缺。猿鳴宜下淚，因不聞其

鳴，故不至于下淚也。雀自噪也，而我之晚愁如故。雀

噪，宜不愁，因不聞其噪，故遂不免空愁也。二語寫耳

聾大奇。山樹之黃葉，因朔風而落，我但見其落，不聞山樹朔

風之聲，故大以為異，急呼兒而問之，結聯有見無聞

雙承眼未暗耳已聾意。按此詩，鵬冠高隱，不免戴善鬪之冠，鹿皮得道，亦復

有宗族之戀，自傷生此年，當此世，公有入山，惟恐不

深深幸耳無聞，目無見，意後四語如醉如痴，自寫耳

聾之狀，正歎世人未免多情，有愁有淚，不如聾瞽之

為快也。然呼兒之際，公其能免兒女子之情否？

有歎。公自註：傳蜀官軍自圍普遂。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江東客未還。窮

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首聯衰老之歎，次聯亂離之歎，三聯窮猿句承客未

上詩正解

五言律

辭

梓

園

園

還老馬句承兵常鬪託物以興歎追高祖之武德憶明皇之開元今日蒼生安能再攀其盛亂極思治之歎八句總是有歎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露晴一作清初濕高雲薄未還汎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頭作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草閣臨水故曰無地地幽故柴扉可以不關水經註魚龍以秋日為夜迴夜水言水亦安靜不震

動也動秋山形容星月之光閃爍不定秋山若為之動耳

夜晴則露多雲薄合上聯總描寫秋夜之景惟草閣臨水又柴扉不關故一一見之

邵二泉曰蜀中多是婦人刺船公因泛舟偶見小婦言其飄泊舟中徒損朱顏寓已衰老之歎或曰與晝引老妻同小艇及飄飄愧老妻同意范濂曰疑是偶然之感未知所謂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卿二翁姓崔公之舅氏嘗權夔州今自夔州而還
江陵也大曆二年作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寒

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一作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

火旗朱旗也諸侯所建吳甘寧以錦維舟首二句言

統軍還江陵將士之乘船而出峽者旌旗蔽空而下

卿二翁則自騎白馬而出夔城也此公候送時見其

軍容之盛有如此

嘹唳吟笳軍中之笳聲蕭條別浦公送行江浦相別

之况也

三聯亦寫別况崔翁既去公獨居巫峽寒空之景既

見於方曙渭陽之情尤悽于落日所云我送舅氏曰

至渭陽是也

末聯歎衰病淹留不知何時兵息上文火旗白馬錦

纜吟笳雖極喧闐然種種皆兵象也何時見息兵感

慨深至已于發端見之此豈隨人憂樂語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承顏舐手足坐客強盤飧負

米寒

俗本作九

寒外讀書秋樹根卜鄰慙近舍訓子學先門

孟氏好兄弟即孟十二倉曹及孟十四主簿也公有

九月一日過孟倉曹主簿詩亦云來因孝友偏與此

詩養親承顏正合汪瑗曰下七句皆言所以好處

按此詩養親惟小園一句是至下皆言養親小園之

事承顏句實言養親抵手足者竭其手足之力也

坐客強盤食必親所欲留之客即曾子必請所與之

意曰強盤食言其不能具盤食而勉強以為之所以

娛親心正承顏之一端也

子路負米借用其事米非園中所有故須負曰寒葵

外言其不憚從荒哇草逕中負之而歸以養親也此

句竟可作畫若俗云力葵覺費解且于外字難下讀

書固親心所喜惟在秋樹之根則朝夕承顏不離乎

小園也

結用孟母教子擇鄰事曰慙近舍言孟母必擇鄰而

居近其舍者皆不免有慙恐其復遷也先門即孟母

也訓子學先門歸美孟氏之父母以為好兄弟作結

言非此母不生此兒也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唐京兆河南太原三

府置倉曹參軍各二人餘各一人

楚岍通秋屐胡牀而夕哇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携飯

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秋夕紀其時此言孟倉曹步趾而來親領酒醬二物

以遺公也來則緣楚岍而行到則對胡牀而坐步履

可通向夕未歸正見孟氏與公朝夕過從之樂

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周禮醴齊註醴猶體也謂成

而汁滓相將即今之甜酒也貯醬於甕復提携而來

曰分曰落所云滿器見遺也

飯糲句貼醬朋來句貼酒飯糲難於下匙得醬而香

味頓添朋來苦於無酒得酒而共醉如泥孟固貧

家合中二句可見有無相共之義

理生之法未有可獨病者一家如此家家亦如此所

云俗也酒醬日用之物理生者所不免入其俗則用

其法入情大抵然也方法報山妻公與妻子亦從俗

而已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

蔡杖侵寒露蓬門起曙烟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
 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前詩是孟過公此詩是公過孟首二句言過孟之早
 也杖藜而出寒露未稀及到蓬門曙烟方起曰蓬門
 者不諱孟氏之貧也
 力稀句承首句老困句承次句公杖藜而行力不能
 久步故經樹暫歇入門之後老人困倦遂撥書而眠
 足見忘形之至

追隨盡言公所與往來之人絕少惟孟氏兄弟孝而
 兼友故不覺其偏愛耳追隨欲盡已覺神傷着一秋
 字涼風蕭瑟踽踽獨行宛然如見
 清談見滋味正言其家貧爾輩可忘年照上力稀老
 困公自言我已衰老當與爾輩為忘年之交不覺扶
 杖追隨也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
 之東選洛即東京也自是為例故至大曆年間猶

然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入秋

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首二句言恐別老親而行乃為家貧求祿養故也下

句正見上句之行出於不得已愈見孟氏之孝藻鏡謂詮衡也唐史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留連者言其選必遲也羈滯江山則倉曹之憔悴可知

夔屬楚鞏縣在洛陽言去時楚竹初冷至今鞏梅報

春正言其留連憔悴也末聯囑其早膺章服而歸以慰高堂之念與首聯相應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土婁河南地名公有舊莊在彼孟倉曹因赴東選公託以訪問舊莊消息也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井

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莫心公言因亂久不到洛陽故舊莊在洛陽之岑今不知

無恙否須為我歷雲山而問之無辭荆棘之深而不
 往也公墳墓俱在洛陽非風黃葉可勝悲思故送君
 南浦不覺白頭之歎楚辭予交手今東行送美入兮
 南浦
 按公以乾元戊戌冬往洛陽明年春晚歸華州至大
 曆二年丁未為十年十載作客茫茫遲莫宜其為白
 頭吟也然曰遲莫心則此心猶戀戀不忘洛陽所云
 身江湖而心故園也
 搖落

落巫山暮寒江東非流烟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
 搖落言秋山之景草木自黃落而寒江之流如故烟
 塵戰鼓時事之傷風浪少舟寒江之色
 按公壯遊詩云七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則公原善
 書者也以羲之自比非漫引故實
 長懷報明主道出一生心事乃時時欲報却年復一
 年而不能報撫暮山之搖落歎寒江之空流滿目烟
 塵風波險阻從事筆墨之細務竟同季子之羞囊然

本詩

則何日是報主之日也忽忽卧病又復高秋可勝三

歎

九日二首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愧菊花開北

關心長戀西江首獨回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首二句追言昔日之酣飲今則蓬鬢改而菊花益見

矣非闕西江紀地以見相去之遠長戀獨回紀情以

見相思之切為結聯張本唐志九日賜宴及茱萸申

明上聯總悲今不如昔也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採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

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冥西北有孤雲

蘇司業源明鄭廣文虔公之最契交二人亦好飲喜

遊采花共醉或倚野樹而歌或聽秋砧而醒今則蘇

鄭俱亡昔日之歡娛都成冥冥淵明停雲之詠所以

懷良友也

前詩首聯追往日之歡娛後六句皆歎今日之寂寞

後詩尾聯歎今日之寂寞前六句皆追往日之歡娛

此章法也

七言正解

五言律

卷

辛丑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

敵虛嵐翠花禁冷盡紅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首句言為客未知所終惟向夕則就枕此則客悲之

暫終也夕為日之終故云

當秋而瘴餘霜薄見氣候之暖故草能敵虛嵐之翠

花能禁冷盡之紅言雖冷盡亦放紅也小搖落謂不

甚搖落也氣候與故園不同正結為客無時了句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

藜還拜客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秋爽病愈故白髮能自梳藥餌暫除不復有加減之

累門庭久悶今亦可以掃除可以杖藜而拜客可以

作詩而遣書至十月而江平穩併可以望出峽也下

七句皆言病愈之事

懷灞上遊

灞水在長安志所謂京城左臨灞岸是也

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倚野騎夜宿敵雲樓離

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東陵道即長安城東門也因為秦東陵侯種瓜處故
 曰東陵道張望今日在夔之張望也平生言昔日之
 遊也
 春日濃麗則停騎于野而觀夜遊不歸則開敞雲樓
 而宿皆灞上之勝景昔日之遊所不能已于懷者舉
 春則四時可知舉夜則日可知所云平生也此聯貼
 平生灞上遊
 同遊灞上之人今皆離別不知誰尚在昔日經過此

地今我亦老自休不能復遊矣所云張望也此聯貼
 張望東陵道
 李望石曰曰老自休則非老不休矣既歎行役之疲
 復寫倦遊之况他人于此不知費許多筆墨
 結聯總承上文感慨特深言眼前俯仰便成古今昔
 之勝遊如此今之張望如此我意只思江漢一歸舟
 耳身羈江漢何日是歸灞上之期所云孤舟一繫故
 園心也邵二泉曰試看眼前今古之事無任傷懷但
 願江漢之問買一歸舟以返故鄉焉耳一字更醒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雨
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時當用兵道路或通或塞故江山氣象日見蕭索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叛逆猖狂屢勞戰伐已
至三朝乃不能僇力行間借箸廟堂而樓遲巴蜀袖
手旁觀與偷生何異乎上句之意卽在下句大約杜
五言律每以兩句自相呼應包裹含蓄見情見法
高賁華陽黑水惟梁州水經注黑水出張掖雞山南

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寰宇記雋州
雋縣有黑水杜詩雲深黑水遙是也對楓林望黑水
俱是不能出峽之歎
夢歸歸長安也楚辭招魂云魂兮歸來公自言夢歸
亦不得故不用楚辭招謂招亦無益也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
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
時公欲出峽至江陵故以江漢山重阻爲歎謂望江

杜詩詳解

五言律

空

辛酉

漢之水而風于蜀山也。風雲地一隅。言僻處蜀之一隅。而風雲接地。所云塞上風雲接地陰也。次聯見移徙不常。身無定在。景物雖換。途窮則一耳。謝靈運擬魏公子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粲依劉表于荊州。屈原又楚大夫。引二子自况。正江漢思歸客意。行路日荒蕪。自悲不知何所止也。

